

《金剛經》講解第三

講授：雪歌仁波切 03-20171028 第二座

前行略

在 A01 的提問裏面，須菩提在大眾中，起來請法，他一邊請法一邊請教，唸一下這一段。

甲一、種性不斷

【英譯】A01 爾時，眾中具壽善現從座而起，偏袒一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（甲一、種性不斷）“稀有，世尊！乃至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能以最勝攝受，攝受諸菩薩摩訶薩；乃至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能以最勝付囑，付囑諸菩薩摩訶薩。

（甲二、發起行相）世尊，諸有發趣菩薩乘者，應云何住？云何修行？云何攝伏其心？”作是語已。

【什譯】A01 時長老須菩提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“稀有世尊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，世尊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”

唸一下世尊的第一個答覆。

【英譯】B01 爾時，世尊告具壽善現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現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：乃至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能以最勝攝受，攝受諸菩薩摩訶薩；乃至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能以最勝付囑，付囑諸菩薩摩訶薩。是故，善現，汝應諦聽極善作意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諸有發趣菩薩乘者，應如是住，如是修行，如是攝伏其心。”

【什譯】B01 佛言：“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，如汝所說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！善男子，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”

我們已經唸完了第一個問跟答。這裏開始講七個義，剛剛唸的科判裏面，

甲一種性不斷、甲二發起行相，在須菩提請教的問題裏面，提到了這兩個，怎麼提到的呢？從種性不斷的內容裏看得出它的意義。須菩提的問題是後面甲二發起行相的內容。玄奘譯文裏面有科判標題，須菩提請教的真正的問題，也就是發起行相的部分。所以，這裏就開始了須菩提的問題，然後世尊答覆的那一段就有了發起行相的內容，所以七義裏面，已經出現了兩個。

【奘譯】“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能以最勝攝受，攝受諸菩薩摩訶薩”，“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能以最勝付囑，付囑諸菩薩摩訶薩”。

一個叫“攝受”，一個叫“付囑”，這兩個主要是種性不斷的部分。鳩摩羅什用什麼詞呢？“善護念諸菩薩”跟“善付囑諸菩薩”這兩個。種性不斷的意思是在這內容裏面，主要講到，須菩提心裏非常驚訝，感歎佛這麼有勇氣，所以用“稀有，世尊”來形容。哪一方面驚訝呢？昨天我們用世襲不斷，這個詞有點奇怪，佛把自己最寶貴的東西交待給菩薩，交待什麼呢？首先把菩薩帶到成佛的果位上，然後菩薩再把眾生帶到菩薩的位置，一個接一個的。我的事情交給菩薩，菩薩帶著眾生，就是世襲不斷的様子。菩薩要去做這兩件事情，所以前面講的是“最勝攝受、攝受菩薩”，意思就是把菩薩帶到佛的果位。後面講“最勝付囑，付囑諸菩薩摩訶薩”。付囑的意思是把眾生交給菩薩，或叫菩薩做利益眾生的事情。

把眾生的事情交待給菩薩前，先攝受菩薩成長，得到佛果，然後交待菩薩做利益眾生的事情，就這兩個事情。這兩個事情用什麼做呢？用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讓菩薩怎麼成長，用《金剛經》交待給菩薩，你要做利益眾生的事情，所以，《金剛經》的這個法就是講世尊攝受菩薩的事情、付囑菩薩的事情。

“護念諸菩薩”，“護念”跟“攝受”這兩個詞你們覺得哪個比較恰當呢？好像玄奘法師翻的有點好的感覺，攝受菩薩跟護念菩薩，“護念”不代表我要做什麼。所以“護念菩薩”跟“攝受菩薩”相比，“攝受菩薩”比較合適。後面個詞的譯文都一樣。

這就叫種性不斷或者世襲不斷，為這，須菩提特別驚訝，所以他嘴裏自然流露出“稀有”，稀有什麼呢？“世尊！乃至如來，應、正等覺，能以最勝攝受，攝受諸菩薩摩訶薩”，另外一個“最勝付囑，付囑諸菩薩摩訶薩”。做這兩件事情，就是種性不斷的意思。

接著問釋迦牟尼佛，沒有直接用“釋迦牟尼佛”這個名字，用的是“世尊”，“如來、應、正等覺”，指誰呢？指的是總的佛，諸佛的意思，不是指世尊個人。世尊是須菩提面對的這個佛，須菩提問世尊的時候，用的是“如來、應、正等覺”指總的佛，這兩個是不一樣的。

須菩提問世尊，佛對菩薩這麼攝受、付囑，太稀有了！菩薩怎麼能做到自己達到佛說的結果呢？也就是，佛攝受的結果就是菩薩自己一定要認真的修行，同時菩薩自己還要利益眾生，他既要修行還要做利益眾生的事情。菩薩聽佛的話跟隨佛，佛怎麼修行、怎麼利益眾生，菩薩就怎麼做。佛要求菩薩做的這兩個事情，完全沒有保密，整個都託付給菩薩了，因此須菩提很驚訝，所以才問菩薩到底是怎麼修的，菩薩怎麼能夠做得到。

須菩提問：“世尊，諸有發趣菩薩乘者，應云何住？云何修行？云何攝伏其心”這三個方面的問題。簡單來說，云何住，就是發菩提心入大乘；云何修，就是入大乘了之後修空正見，也就是菩薩行六度裏面的智慧度——空正見，修行菩薩行；云何攝伏其心，就是以空正見的力量來斷所有的執著心，也就是空正見怎麼成長的意思，就是這三方面。

這三個都有輾轉增長，比如說，我們修菩提心的力量，空正見成長；空正見的力量，菩提心也成長；住、修、攝伏其心這三個指的是，住就是發菩提心；修、行就是空正見；攝伏其心就是空正見成長，就是這樣的道理。也可以理解為，空正見成長，菩提心就更強；菩提心更強，空正見繼續成長，這樣的良性迴圈，須菩提請教的就是這方面的事情。

鳩摩羅什“善男子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”他這裏少了一個“修”。

對於請教的這個問題，佛答覆的時候，第一個“**最勝攝受、攝受諸菩薩摩訶薩；最勝付囑，付囑諸菩薩摩訶薩**”世尊對須菩提答，你說的完全對，故“**善哉!善哉!善現!如是!如是!**”如來應正等覺或諸佛對菩薩是有這樣的攝受、是有這樣的付囑，你說的完全對！所以佛回答“**善哉!善哉!如汝所說。**”

（這裏重復，已經刪除一段請留意）

“如汝所說”是什麼呢？就是“**攝受、攝受諸菩薩摩訶薩**”和“**最勝付囑，付囑諸菩薩摩訶薩**”這部分。

平常唸的裏面：“**如來善護念諸菩薩,善付囑諸菩薩**”，這兩個就是：你說的完全是，“**如是!如是!**”或者“**善哉!善哉。**”

後面須菩提的問題比較重要，應云何住、應云何修、應云何攝伏其心。因這三個比較重要的緣故，世尊就先跟須菩提說，“**汝應諦聽，極善作意，我當為汝分別解說**”。

“**諦聽，極善聽，作意聽**”。就是《廣論》裏面講的聽法的三種過失。1 諦聽就是心不要想別的，否則前面講的都聽不到，這是倒置寶瓶的器過失；2 極善聽的意思就是內心裏不要沒有正住，完全以自己的主觀看法來聽，應以客觀的正住來聽；3 另外我們的意樂都是髒的東西，這叫寶瓶器的三過裏面的器汗，意樂不對、內心立場不對的時候，就是污染的，這是不可以的，所以就叫極善聽，以極善的心來聽，內心意樂不可以髒的意思。作意聽，就是不漏，聽的時候一邊一直注意聽，另外一邊，保存一個心念，抓重點，然後回憶一下，聽的同時，把前面的回憶、整理，再繼續聽、繼續整理，需要這樣聽，就叫作意。這樣聽,不會聽完了也差不多忘完了。聽的同時，用一個心要把它保存起來。這三個就是諦聽、極善聽、作意聽。

下面開始說重要的部分,平常念的叫“**汝今諦聽**”，鳩摩羅什只有一個諦聽，其他兩個沒有。

《廣論》裏面有引這句經典，《金剛經》裏面也有，當然很多經典裏面都會出現這句話，《金剛經》裏面雖然有，但是鳩摩羅什的中文譯文裏面看不出來這三個。玄奘法師把它翻譯成諦聽、極善聽、作意聽，就是“汝應諦聽極善作意”，所以你們不要把“極善作意”的極善變成作意的形容，不可以這麼理解，就是極善的聽，作意的聽，諦聽的意思。

下面要講重要的部分了，“諸有發趣菩薩乘者，應如是住，如是修行，如是攝伏其心。”要說的就是菩薩們應“如是住，如是修行，如是攝伏其心”這三方面的內容。

鳩摩羅什的譯文“善男子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”只有兩個。這是世尊的答覆，第一個問答我們已經唸完了。

甲二、發起行相

“發起行相”中“發起”是加行的意思或修行的意思。“行相”是性相或定義。蓮花戒大師用的是“正修行相”。世親菩薩用的是“發起行相”。發起也好、正修也好，都是一樣的意思，就是菩薩真正修行的意思，是正修或者是發起。

行相是什麼呢？主要是如是住、如是修、如是攝伏這三個方面的內容。這三方面的內容就是菩薩修行的行相。菩薩任一個修行，在《金剛經》裏面從頭到尾講的，就是修行的過程，每一個階段都講如是住，如是修，如是攝伏。每一個階段這三個內容都會出來，比如說 24 頁的科判，甲三、行所住處分十八。

乙一、發心

乙二、波羅蜜多相應行

乙三、欲得色身

乙四、欲得法身，分二：丙一、欲得言說或教法身，丙二、欲得證法身，分二

丁一、欲得智的證法身（智相法身）

丁二、欲得福的證法身。（福相法身）

菩薩的修行在以上每一個階段都需要如是住、如是修、如是攝伏其身。

簡單來說，我們做佈施的時候要不要發菩提心？發菩提心的意思是什麼？我們內心裏面追求的佈施，就是佛內心為眾生佈施的圓滿的捨心，能夠捨的那種心，就是我們修佈施的目標。

我們修佈施是想成就捨心，需要這樣做才是菩提心。為什麼呢？眾生內心沒有能捨的心，眾生的心這麼差、這麼吝嗇、這麼貪，看到這個缺點後，想怎麼把眾生帶到修佈施的方面呢？我們自己沒有修過，以為佈施沒有什麼可修的，做做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我們會這麼想，不是。真正的佈施要修、一定要成長，內心裏面有很多境界，很多層次，一個比一個高。所以為了佈施成長，慢慢的培養內心的勇氣，這樣修的時候，需要有菩提心一樣的力量、需要和空正見一樣的幫助，主要的關鍵是靠空正見的幫助，有空正見的幫助佈施才會圓滿。

所有六度中，空正見如眼睛一樣，能夠領他走到佛地。空正見如眼睛一樣讓他成長。所以修佈施的時候，空正見是不是重要？是！

菩提心相對來說是“如是住”這一塊，它不是“如是修”，修的意思就是成長，成長方面不是以菩提心為主，是以空正見的力量為主。菩薩的初地、二地等到十地，都是靠空正見力量來成長的。初地、二地不可以說靠菩提心推進的。佈施要成長的話，一樣是用空正見的力量令它成長，所以修佈施的行來說，真正的是空正見的力量讓它成長。所以“如是修”是空正見，“如是住”是菩提心。

因為空正見非常重要的緣故，為了讓他成長，“攝伏其心”的“其”這個詞指的是空正見。我們用“如是攝伏其心”，“其”這個詞是指前面第二個空正見。修佈施來說，需要菩提心來幫助，需要空正見帶他到修的道路上，一直成長。

修佈施是這樣，同樣，所有菩薩修行的核心，主要都是空正見的力量讓他成長。所以剛剛我們講的這十八個，每一個階段都一樣是如是住、如是修、如是攝伏其心的三個過程，要這麼理解。

這裏世尊說，我當說如是住、如是修、如是攝伏其心，在哪一個階段當說呢？在每一個階段，佛都是這麼開示的。菩薩修行的每一個階段都要這樣住、修、攝伏，它是一個定義。每一個階段怎麼修，有一個要求、一個標準，就變成定義了，就是剛剛講的行相。“發起行相”或者“正修行相”，行相就是定義。

須菩提請教世尊說“云何應住、云何應修？”，世尊答覆“如是住、如是修、如是攝伏其心”。所以須菩提跟世尊兩個共同認可菩薩修行的定義或者標準，就是住、修、攝伏，這就叫菩薩的“發起行相”。這七個義裏面，“種性不斷”跟“發起行相”這兩個在第一個問答裏面已經講了。

現在我們開始進入第二個問答，第二個問答的問只有一點點，答的比較長。唸一下：

【奘譯】A02 具壽善現白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世尊，願樂欲聞！”

【什譯】A02 “唯然，世尊，願樂欲聞。”

甲三、行所住處，分十八，

乙一、發心

【奘譯】B02（甲三、行所住處，分十八；乙一、發心）佛言：“善現，諸有發趣菩薩乘者，應當發起如是之心：‘所有諸有情，有情攝所攝——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、若有色、若無色、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非無想，乃至有情界施設所施設，如是一切，我當皆令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雖度如是無量有情令滅度已，而無有情得滅度者。’何以故？善現，若諸菩薩摩訶薩有情想轉，不應說名菩薩摩訶薩。所以者何？善現，若諸菩薩摩訶薩，不應說言有情想轉，如是命者想、士夫想、補特伽羅想、意生想、摩訶婆想、作者想、受者想轉，當知亦爾。何以故？善現，無有少法名為發趣菩薩乘者。

【什譯】B02 佛告須菩提：“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降伏其心：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無色，若有想，若

無想，若非有想，非無想，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何以故？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，人相，眾生相，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”

乙二、波羅蜜相應行

【英譯】（乙二、波羅蜜相應行）“復次，善現，菩薩摩訶薩不住於事應行佈施，都無所住應行佈施，不住於色應行佈施，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應行佈施。善現，如是菩薩摩訶薩如不住相想應行佈施。何以故？善現，若菩薩摩訶薩都無所住而行佈施，其福德聚不可取量。”佛告善現：“於汝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取量不？”

【什譯】“復次須菩提，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，行於佈施。所謂不住色佈施，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佈施。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佈施，不住於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佈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，東方虛空可思量不？”

乙一、發心

這個科判開始講發心，從行所住處開始，攝類學小理路、中理路裏面有一個詞：相依。名相、性相、相依...。相依就是舉例的意思。《宗義建立》裏面的比喻用相依這個詞嗎？就是相依。相依是依靠的意思，比如說講能表功能是事物的定義，其相依就是瓶子，是用瓶子來舉例的意思。相依是常用的詞，意思就是以能表相可以成立所表相，這個能表相可以成立所表相，以所依地方的緣故，就叫相依。相依這個詞是舉例的意思，有具體的一個東西舉例出來的意思，用相依。

世親菩薩叫“行所住處”，這個“行”講的是前面的“發起行相”的“行”相，這個“相”，它依靠所住處，“行所住處”是相依的意思，行是發起行相的行相，然後所住處是行相所依靠的地方，就叫“行所住處”。可以理解嗎？我們先瞭解一下科判。

行所住處的“行”指的是哪一個呢？前面甲二發起行相的行相，發起行相這個行相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能表相。能表示或者是能表所表，有時候是能表相所表相這個相。現在這個行相是能表相或者行相的意思。

所依處，就叫行所住處，下面講具體的東西，前面講住、修、攝伏，講如是住、如是修、如是攝伏，但沒有具體的說到什麼，下面開始講具體的十八個。

具體的十八個中，首先，就是菩薩的菩提心，《金剛經》金剛的意思就是從所詮的角度來說，初跟後要廣，初跟後要廣的話，初就是資糧道跟加行道的階段。初的菩薩的資糧道、加行道的階段時，第一就是從入資糧道的菩提心開始，所以第一就是講菩提心。再來是六度的修行，般若波羅蜜，波羅蜜的意思就是度的意思，所以六個波羅蜜，佈施波羅蜜、持戒波羅蜜、忍辱波羅蜜、精進波羅蜜、靜慮波羅蜜、智慧波羅蜜等等十八個修行。

這十八個都是具體的，叫相依或者是行所住處。首先乙一發心，乙二六度，現在是第二個問跟答。

發心，這時也要從如是住、如是修、如是攝伏這個角度講的。從這個角度先講如是住。菩薩救度眾生，想把眾生帶到涅槃的果位，這裏**“如是一切，我當皆令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”** 這是如是住，就是發菩提心這一塊的“如是住”。

“如是修”就是**“雖度如是無量有情令滅度已，而無有情得滅度者。”** 這是講如是修，要修空性正見的意思。“無有情”，意思是菩薩雖然內心裏面要把眾生帶到涅槃的果位，雖有這個心了，但是從施設義的角度找的話，菩薩就會覺得眾生找不到、佛陀的果位也找不到，所以無有情得滅度者。從施設義找的時候就沒有，所以菩薩修菩提心的表相成立了，實相的施設義確找不到，這一塊成立起來，不會認為表相就是無明，他以表相推動實相的空性。

尊者有時候說“我以所行施等諸資糧，為利有情故願大覺成，”他講到因，我們以所行施等諸資糧，然後成佛，這意思就是成佛是依賴因緣的，是以所行施等諸資糧來成佛的，所以成佛是沒有自性的。成佛完全是依賴因緣而存在的，

我們唸這句的時候要想，緣起來成立空性，佛是沒有自性的，這個道理，他常常這樣說。

同樣，菩薩就是這麼想的，菩薩雖然想到緣起，但是緣起那邊，把空性推動起來，不會停留在緣起上，緣起把空性推動起來，就是剛才講的無有情得滅度者，這個是“如是修”。

“何以故？善現，善現，若諸菩薩摩訶薩有情想轉，不應說名菩薩”，這是如是攝伏其心，意思是空正見要成長，不可以有執著心的瑕疵，如果有執著心生起的話，就變成不是修行的人，就不叫菩薩了，是這樣的道理。

菩薩有“有情想”轉的話，“有情想”就是執著心，有這個執著心不可以叫菩薩。你面前修的空正見，不可以有生執著心的時候，這是不可以的。空正見要成長的意思，就是任何時候不可以冒出一個執著心的念頭，有這個念頭就不對的，就是這種意思。

以上部分是菩薩發心的時候，講的如是住、如是修、如是攝伏其心，這三個都講了。

鳩摩羅什的譯文也是一樣，“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…”，如是住這一塊也是一樣的。下面講“無眾生得滅度者”，這裏講的是“如是修”。再下面：“何以故，須菩提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”就變成非菩薩，這些都是一樣的。

【英譯】：何以故？善現，若諸菩薩摩訶薩有情想轉，不應說名菩薩摩訶薩。所以者何？善現，若諸菩薩摩訶薩，不應說言有情想轉，如是命者想、士夫想、補特伽羅想、意生想、摩納婆想、作者想、受者想轉，當知亦爾。何以故？善現，無有少法名為發趣菩薩乘者。

菩薩修菩提心，講“如是住”時，所有一切眾生，把眾生分類為三種，從生的角度分；從住處的角度分有色、無色；從想法的角度分有想、無想，還有非想非非想的角度這三個。所以眾生分類三種：生的角度、住處的角度，想法的角度。

從生的角度：比如說欲界、色界有一個色法的地方。比如這是你們的地、你們的空間等。

從住處的角度分：有色無色。無色界沒有界限，無色界在哪里，沒有它的空間，有色無色就是一個有住處、一個沒有住處，是從有沒有住處的角度分的。有色裏包含欲界的六道，然後色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整個階段叫有色，有色跟色界不一樣，我們平常講的色界裏面沒有欲界。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現在講的有色的意思包含欲界，所以是有色。無色，就是無色界，它沒有一個住處、沒有一個空間。所以，有色、無色是從有無住處的角度分的。

有想跟無想，簡單來說，無想天就叫無想，非想非非想就是有頂天，除他們兩個之外都叫有想。現在講的有三個：有想、無想、非想非非想三個。這三個是從想法的角度分的，從想法的角度分的話，先瞭解無想，就是色禪的無想天的一個地方，非想非非想是無色界的有頂天，除了他們兩個之外，都叫有想，是這麼理解。所以，眾生有不同的分類。

剛剛須菩提提到的“**眾生之類**”，就是分類不同的意思。不管什麼樣的眾生，都要把他們帶到無餘涅槃的果位。所以“**我當皆令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**”，這是世俗菩提心或者菩提心。

這是如是住的部分。菩薩把眾生帶到無餘涅槃，無餘涅槃你們應該知道，小乘的無餘涅槃跟大乘的無餘涅槃是不一樣的，我們平常講小乘的無餘涅槃就是羅漢，羅漢還沒有成佛。這裏講的是大乘的無餘涅槃就是佛陀的果位，不是小乘的，這是“如是住”的意思。

然後，“**雖度如是無量有情令滅度已，而無有情得滅度者。**”菩薩雖然想把一切有情帶到無餘涅槃的佛陀的果位，想的時候，他不會停留在表相的眾生上、表相的緣起，他從那裏推到沒有自性的實相，就叫“**無有情得滅度者**”。雖然有表相，但是實相是找不到的。

講到有情，菩薩這麼修的原因是什麼呢？如果菩薩有執著的話，那就是菩薩的修行不對，所以就是，“有情想轉”的話，不應說名菩薩摩訶薩。

“有情想轉，如是命者想、士夫想、補特伽羅想、意生想”這些應該這麼理解，眾生補特伽羅的定義有很多，我們從不同的角度認明補特伽羅。補特伽羅的定義是什麼呢？以五蘊其中任何一個來安立的，有的時候是色蘊安立的，有的時候是受蘊安立的，有的時候是想蘊安立的等都可以安立。不同的蘊或者不同的角度來安立的話，這些都是表相的安立，實相來說都找不到。所有以什麼什麼來安立，這些都是表相。安立這些表相的時候，如果執著的話就不對。安立表相的時候，任何一個表相我們都可以看到它的實相，菩薩應該要有這樣的功夫。

從補特伽羅有情的角度看表相的時候，不可以執著；從命者的角度看的時候也不可以執著；從士夫的角度看的時候也不可以執著；從補特伽羅的角度看的時候也不可以執著；從意生的角度看的時候也不可以執著。從摩訶婆想的角度看的時候也不可以執著；從作者的角度也不可以執著；從受者的角度也不可以執著，就是這樣的意思。

有情的意思，這裏面有些用的不一樣的詞，比如“有情”我們平常用的是“眾生”，佛應該不叫有情吧？佛可不可以叫士夫？應該可以叫士夫；佛可不可以叫補特伽羅？應該可以叫；佛可不可以叫命者？我覺得不可以叫，不可以叫有情，不可以叫命者。意生是凡夫的意思，連菩薩的聖者也不可以叫意生，佛當然不可以叫意生。摩訶婆¹不太清楚是什麼意思，是梵文的一個詞，

¹ 綜合網路資料，“摩訶婆”可譯為“儒童”，亦可譯為“勝我”。北京大學白化文先生在《“儒童”和“儒童菩薩”——為慶祝季希逋（羨林）老師九十華誕而作》一文中指出，“這個專名詞，似乎是後漢三國時期佛教翻譯家翻譯佛經時以意譯方式創造的。它的梵語詞是 māvava，音譯作“摩訶婆”，“摩那婆”；或是此詞的另一種形式 māvavaka，音譯作“摩訶縛迦”。簡略的音譯則是“摩訶”。這個詞的意譯又譯作“少年”“仁童子”“淨持”“年少”“年少淨行”等。另有一個梵語詞 mānava，也音譯作“摩訶婆”的，意譯常作“勝我”。這個詞是早期印度教中的毗紐天派用來指靈魂所在的專名詞，意為“以我為身，心中最為殊勝”的一種認識。這個詞與上述的那個“摩訶婆”在梵語中讀音相近，在音譯中用字相同，很容易混淆。有個別譯經者也有把它們混淆使用的時候”。此文也援引了玄奘大師在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中的譯文加以印證，“如是：般若波羅蜜多能滅我見、有情見、命者見、生者見、養育者見、士夫見、補特伽羅見、意生見、儒童見、作者見、受者見、知者見、見者見，增彼對治。（經文卷第一百零一）”，並附澄觀、窺基、一行等唐代法師的解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一行法師明確反對將佛經中的摩訶婆譯為“儒童”，在其所著《大日經疏》卷二中，嚴格區別“勝我”與“儒童”，他說：“經云“摩訶婆”者，是毗紐天外道部類，正翻應言“勝我”，2017 TP 道次第觀修營《金剛經》003-20171028-2

作者是業的意思，受者是感果的意思，佛都不可以被稱為這些。

這裏應該是對眾生的稱法，因為這裏面講的是菩薩，菩薩把“有情想”帶到涅槃的果位，那時候不可以有想法，所以這些對境應該是對眾生來說的。

對眾生來說，確實有不同的角度來稱呼，比如，我們講“有情”，心裏面就會有一種貪的有情，心裏面抓住這種關係，這就叫有情，佛不可能有這種。眾生平常就是這樣的，所以叫有情。命者是業的果報，各種各樣不同的命，命長、命短、命好、命不好等等這些，也是業的果報，佛也不可以稱為這個。

士夫是從一個能力的角度講的，我們講的下士夫、中士夫、上士夫，士夫的梵文叫布魯卡，是有能量的意思。下士夫的意思是比較劣的力量，中士夫就是中的力量，上士夫是上的力量，士夫是以能力來安立的。

補特伽羅的藏文叫“康薩”，你們應該常常聽說康薩這個詞，藏文“康”的意思是滿或者增長的意思，“薩”的意思是落、或者掉下去、或者減的意思，《心經》裏面的“不增不減”，增跟減就是“康薩”的意思。以比較正面的解釋康薩的話，我們所有的優點是，我們的心與本性是相結合的，所以一直可以增長，我們的缺點是，這些煩惱類的跟心的本性不相應，它永遠沒有辦法染到本性裏面，所以它永遠有可以減、可以捨的機會，這就叫康薩，就是補特伽羅。

從這個角度來說，佛也是康薩，好的都已經成長，染汙的都已經遠離，有這樣的本性存在，就叫康薩或者補特伽羅。

意生是孤獨的苦，苦諦六苦中的“無伴苦”。六苦或八苦中有一個“無伴苦”。意生就是這種意思，自己是獨立的一個人，生的時後是一個，死的時候是一個，永遠都是自己一個走，這就叫意生。意生也有另外一種解釋，就是我們內心裏面很大的執著心，“我”跟你不一樣，跟“他”也不一樣，自己本身與周

言我於身心中最為勝妙也。彼常於心中觀“我”，可一寸許。《智度》亦云：“有計神在心中，微細如芥子；清淨，名為‘淨色’。或如豆、麥，乃至一寸。初受身時，最在前受，譬如像骨。及其成身，如像已莊。”唐三藏翻為“儒童”，非也。“儒童”，梵云“摩拏婆”，此中云“納”，義別，誤耳。”看來，究竟應譯為“儒童”還是“勝我”，尚需討論，茲僅摘錄其說，供大家參考。

圍任何一個眾生都有距離的一個執著的心態，就叫意生，意生的意就有這個意思，所以還是眾生凡夫。

摩那婆。作者跟受者是造業感果的意思，這些都是不同的。表相來說都是存在的。比如說有情、命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等等這些都是從表相的不同角度來安立的，這些從表相來說都是存在的，以名言來說存在的，但是施設義找的時候找不到，以名相、以表相，我們對它生起執著心是不對的。

菩薩從不同的角度看到眾生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菩薩太關心眾生了，他會從各種各樣的角度看眾生，所以他有可能在看的時候生起各種各樣的執著心，這種執著心生起的可能性相當高。所以菩薩雖然從各種各樣的角度看眾生，同時從各種各樣的表相的角度看的時候，透徹地看到實相，他不會停留在表相上，或者迷住表相生起執著心。這裏強調菩薩雖然以各種各樣的角度關心眾生，但不會執著。任何一個菩薩對任何一個執著都不會生起，是這樣的道理。這以上是發心的部分。

我們先想一下剛剛講的內容，“行所住處”是開始講的具體東西。我們打坐一下。

現在我們要向菩薩學習，向菩薩學習的話，首先就是菩薩的如是住，就是修菩提心。修菩提心這一塊，我們觀想自己如菩薩一樣，以各種各樣的角度看眾生、以各種各樣角度關心眾生，比如說，以六道各種各樣的表相，然後，有色無色，有想無想，有各種各樣的想法。眾生住的地方也好、內心的想法也好、他身體各種各樣的狀況也好，對他們都徹底的關心並把他們帶到無餘涅槃，這才是關心到徹底。菩薩是要做到這樣子的發心。

我們觀想一下，如菩薩一樣對眾生以各種各樣的角度來徹底的關心，內心裏面想立刻把眾生帶到無餘涅槃的果位，這個方面觀想三分鐘。

表相有眾生，眾生有造業也有感果；同樣眾生要修行，後面也可以成就，這些都是因緣存在的緣起，但是，這些施設義找的話，會不會找到呢？沒有一個可以找得到，為什麼？如果可以找得到的話，這個表相也無法存在，像《中論》裏面講的，如果有自性，苦諦集諦無法存在、滅諦道諦無法存在；如果有

自性的話，整個輪迴的因果緣起也無法存在；如果有自性的話，涅槃的因果緣起也無法存在。

這個表達施設義完全肯定是找不到的，我們要觀想一下，雖然名言中有一個存在，但是施設義確實是完全沒有，如果有的話就不對了，因為怎麼安立緣起，也要觀想一下，三分鐘。

面前觀想佛、須菩提等等《金剛經》當時現場的這些佛菩薩，還有宗大師的所有的法脈傳承都觀想出來，然後我們祈求，像《金剛經》裏面說的，菩薩如何如是住、如是修，祈求這方面的證量能夠在我們內心裏面趕快生起，為這方面祈求。然後，前面佛菩薩的光照到我們的身上，我們內心裏面的也生起菩提心。生起菩提心的時候完全沒有執著，由具備空正見的力量，菩提心完全沒有執著。現在觀想內心生起兩個證量，觀想一分鐘。

昨天有一位同學的親戚往生，我們這裏回向一下，觀想他就在面前，然後請諸佛菩薩加持，光照到他的身上，這樣觀想一下。